

1907

澄海文史資料

汕頭

選登



广东省澄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澄海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广东省澄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一年十月

责任编辑 黄杭阳

封面设计 杜卓曙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
[2001]粤准印证粤印准字第 0012
澄海市人民印刷厂承印

889 × 1194 毫米 32 开 7.06 印张 15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目 录

风范永存

- 风波.....许士鉴 (1)
- 时代的呼唤 人们的心声.....周镇昌 (33)
- 早赋壮怀常落落 晚成大器自磐磐
- 杜国庠传略.....广州外国语学院编写组 (35)
- 忆“纪念杜国庠诞辰 100 周年活动”.....陈训先 (61)
- 忆杜国庠先生二、三事.....李泽沾 (63)
- 文路纪程话寻梦.....陈亿琇 (66)
- 《秦牧全集》的面世.....亦 坚 (72)
- 哥哥留给我一本书.....林玉峦 (74)

人物春秋

情系潮剧 风采依然

- 记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璇秋.....郭丹虹 (77)
- 徐学灏的工程技术和他的画.....蓝 田 (83)
- 邱亦山及其诗.....陈夏苏 (85)
- 台湾知名书法家陈焕章的翰墨情.....陈瑞谦 (91)
- 香港知名书画家陈传礼.....刘培华 (97)
- 黄乔岳其人其事.....刘培华 (99)

侨史钩沉

- “樟林古港”与泰国澄海人.....陈训先 (102)
- 耿耿桑梓情
- 泰国前总理、副总理等回祖籍寻根记三则.....李泽沾 (111)
- 澄海重修郑皇衣冠墓始末.....李泽沾 (117)
- 泰国林姑娘庙.....黄绿波 (121)

在泰国的黄利家族故居·····	陈作畅 (124)
一次浓情厚谊的泰国考察访问·····	李泽沾 (127)
史料拾萃	
塔山“思源亭”建设始末·····	杜惠崇 李修潮 (141)
澄海县土地改革运动侧记·····	林炎藩 (145)
记黄埔军校与澄籍学员·····	陈国臣 (171)
一所新型的高等院校——香港达德学院·····	李泽沾 (182)
“蚁光炎有个好夫人”——记刘若英女士·····	卢继定 (191)
清代以来澄海多岐黄·····	彭 锦 (196)
略谈昔年澄海的轩斋书屋·····	陈孝彻 黄杭阳 (200)
龙潭寺高僧东源和尚·····	彭苗延 (205)
龙潭钓月话沧桑·····	彭 锦 (208)
凤城梵宇·····	陈国臣 (211)

风 波

许士鉴

家兄许士杰诞辰七十八周年之时，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拍摄了七集电视连续剧《风雨吟》——人民公仆许士杰。该片放映之后，获得了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看了该剧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尤以他在当年那场轰动国内外的“洋浦风波”中的坚强斗争和他卧病期间表现出的超乎常人的意志，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因此，我从这两方面写这篇纪念文章。

(一)

1986年11月，中央批准许士杰从广州市委书记位上退下来，安排他到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任副主任。此后的十个月，是他一生中最潇洒、最轻松的日子。顾问委员会，可多顾、可多问，也可以少顾，少问。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多起来了。中华韵文学会研讨会他参加了，岭南诗社的活动也参加了……

1987年6月，我陪他到离开几十年的粤东老游击根据地凤凰山上小住两天，到家乡各处去看一看，所到之处，他兴致盎然，诗情勃发，写下了不少诗词。

同年9月，我又陪他回家乡一次。本来想多跑几个地方。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此时发生了，当我们正在南澳参观时，接到广东省委的电话：中央有要事要他立即进京。

抵京后，总书记告诉他：中央决定成立海南省，办全国最大的特区，任命他为建省筹备组长，梁湘为副组长。海南设省，办全国最大的特区，是中央在全国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许士杰曾在海南工作多年，深知此担子之重，但他欣然受命。

据我所知，他的一生，对组织的调动决定从来没有说过半个不字。土改结束后，调他去武汉支援工业建设，他去。中间又改变决定，留他在汕头地委工作，他留。不久又调他到广东省委办公厅任副主任。一段时间后，又下放到新会县委当书记，他愉快的去。1964年，又调他去海南担任区党委副书记，一干就是七年。接着是回省委，赴肇庆，到广州，退二线……，他都一一受命。

他对海南的历史和现状都十分了解。那是个是非纷纭，风云变幻、贫穷与潜力并存，落后与希望同在的地方。海南地区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起码可以列出好几条来：

首先是海南的干部队伍结构十分复杂，有琼崖纵队的干部，有少数民族干部，有土改时由部队转入地方和南下干部，有农垦部门的干部，有转业军人，有支援海南建设的知识青年，有广东省派去的干部……。又因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反地方主义”、“四清”、“文化大革命”、“汽车事件”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一批干部，加剧了干部队伍中的思想隔阂和对立情绪，干部素质亟待提高。

其次是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由于海南地处海防要地，长期以来，国家没有投资办较大的工业项目，1987年全岛工业总产值还不到20亿元。

第三是农业处于自给性状态。粮食年播种面积在700万亩左右，年亩产600—700斤之间，缺粮约430万吨，600多万人口十分之一缺吃少穿。虽然发展经济作物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但除了橡胶之外，其余品种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四是自然灾害频繁。尤以台风和旱情为重，平均每年受9个台风的影响，有3个登陆，最多的年份有6个台风登陆，台风解除海南的秋冬春连旱，但台风又造成人畜和作物的损失，海南人之于台风，像小孩子放鞭炮一样，又怕又爱。

五是办全国最大的特区，资金哪里来？全国现有四个特区，

已办了近十年，国家在政策、资金上给予极大的支持。现在，国家只能给海南以政策，资金要靠自己筹措。四个特区都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出雄伟、壮丽的图画，而海南这张纸已被涂上五颜六色，杂乱无章的色彩，再高明的画师，要把它变成一幅好画，也要花极大的心血。

……。

既然历史选择他挑起这副重担，他毅然接受这个挑战。北京回来后，他即轻装赴任，全心全意地投入海南新的历史时期的建设高潮之中。

当时，他赋诗二首：

(一)

才放挑担又上肩，途艰任重敢飘然？
开门借得东风力，欲使鹅毛上碧天。

(二)

豪情华发逾当年，又种神州试验田。
喜见儿童成壮士，欣闻翘翘化云烟。
山光水色焕新彩，榕雨椰风异旧弦。
良种杂交亚热带，铁牛发动不须鞭。

1987年9月23日，他以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在琼崖纵队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海南建立省级建制。并将实行比其它特区更多优惠的政策。

同年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被选为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向中外新闻界介绍了中央给海南特区的优惠政策和建设特区的战略设想，为海南建省揭开了序幕。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

同年9月1日，中央海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

他为海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

海南建了省，重任在肩。如何紧紧抓住机遇，推动海南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他积几十年的经验，深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跑遍全岛 19 个县市和主要农场，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对全省带战略性的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

首先，他提出“在打基础中前进”作为建设海南经济特区的根本指导思想。因为海南还没有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海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及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办特区的建设目标较高与起点很低的矛盾突出，想走捷径是走不通的。广厦千间，始于基础。在打基础中前进方为康庄大道。他指出：一方面要耐心地扎扎实实打基础；一方面又要寻求比较快的发展路子。整个工作过程要突出三个特点：（一）在打基础中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绝不能慢吞吞，当然也不能急于求成。（二）在打基础中要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绝不能出现大起大落。（三）在打基础中要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并具体定了六大目标和任务，通过抓两条：一是用政策；二是抓落实来实现。

在建设干部队伍方面，根据海南的干部状况，他强调用“五湖四海”的指导思想去团结干部，化解干部中的恩恩怨怨。对于在“汽车事件”中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贪污、不装进自己的腰包，一律解脱。要求全省共产党员应该胸怀宽阔，不搞亲疏内外，应该搞“五湖四海”，不能“拉帮结派”。他赋诗一首阐述搞“五湖四海”的必要性：

何必谋求联袂襟，党同伐异少知音。
五湖四海千山灿，一派二帮万马喑。
惯以刚肠推曲肺，常从陌面找同心。
自围圈子长凄寂，愁对孤灯独自斟。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海南是新建的省，又是全国最大的特

区，他主张必须彻底改革旧政治体制，以提高工作效率。他体会到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在于机构重迭人浮于事，政府的权力过大，管的事情过多，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因而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效率低下。

他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主张，确定改革的方向是：扩大社会功能，缩小政府职能。

改革后的海南省政府不再事无巨细总揽一切，而是把大量的经济、社会职能交给企业，交给市场，交给其他社会组织。一句话：交给社会。政府要做的主要是那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社会上的个别集团、社团、企业，个人办不了和办不好的事情。使之成为引导、协调、监督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中心枢纽。政府机构由过去 70 多个局委办，调整减缩到 26 个机构。机构人员大大精简。

在建设项目方面，决定在洋浦划出 32 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让外商承包成片开发，以带动整个海南经济的发展。

这些意见，经过省委充分讨论之后，成为全省的战略部署。

正当千头万绪的工作在有序地进行的时候，却刮起一场轰动国内外的“洋浦风波”。

洋浦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儋县境风，距离海口市 160 公里，32 平方公里的贫脊荒滩，嶙峋乱石中只长着仙人掌。但洋浦却是个中国少有的天然避风深水港。《儋县志》记载：其港靠北面南，两侧石山围绕，所有北风北浪、均不能吹撼，故船之停泊是港者，虽有风浪也安稳如常。洋浦港水深数丈，凡轮船战舰，皆可停泊，可容大小船只数百号……

这是个万吨级海轮不受潮水影响而自由进出的良港。资料记载：1887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到儋州视察，意欲开建洋浦港。1919 年孙中山先生也将洋浦港列为我国重点建设的大港口之一。1938 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时，曾觊觎在洋浦开辟海运，

抢运海南矿产。七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中国要建 200 个泊位万吨级的码头，洋浦就是其中之一。但都没有实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洋浦依然故我！

洋浦的开发，是在海南建省之后才真正摆上议事日程。

筹建海南省之时，许士杰即组织筹建班子分头出访欧亚各国。经多方洽商比较，选定了熊谷组（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合作对象，该公司总经理于元平先生，是一位热心于祖国建设事业的华人。

1988 年 5 月，许士杰访问香港时就洋浦开发事宜与于元平进行商谈。随后，国家副主席王震又做于元平先生的工作，促他下决心开发洋浦。

海南省决定，洋浦由外商投资搞基础设施，成片开发。按国际投资惯例，定下每亩土地租金 2000 元为起价进行投标。这个价格，是国内在洋浦征地的两倍价格。当时，应投的只有熊谷组一家，起价变成了成交价。

洋浦开发工作正在顺利地开展，事情却发生了突变。

1989 年 1 月 18 日，全国政协委员张维，带了五名委员要到洋浦视察。他们到达海口时，因为许士杰和梁湘正在忙子准备 19 日接待田纪云副总理。并将与于元平先生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洋浦开发区有偿转让 32 平方公里土地七十年使用权的协议签字仪式。未能恭迎五位委员。

1 月 18 日下午五时，五位政协委员到达洋浦发展规划办公室。冬日苦短，他们到达的时候，夕阳已经西堕了。

张维极目远眺，叹息道：这么大一片土地租给外国人，太可惜了！晚饭时又再表示对出租洋浦的不理解。当晚，洋浦开发办的主任黎焕都不在洋浦，陪同人员也未向各位委员汇报情况。

当天傍晚，许士杰找来黎焕都，特别告诉黎：全国政协有五位委员到洋浦视察，我和梁湘没时间向他们介绍情况，你明早赶

赴洋浦，详细向他们汇报。

1月19日凌晨，黎焕都从海口驱车前往洋浦，此时，五位委员正好在住地外面散步，黎主任赶紧迎上前去，并表示按省委书记指示、特地从海口赶来向各位委员汇报，张维却说已经听过汇报了……。

他们听谁汇报过？

黎主任明白，通常首长来视察时都是由他汇报的。但他没有再坚持。

七时半，张维一行离开洋浦。昨晚五时许到达，要吃饭，要睡觉，今晨七时半离开。连汇报都没听，这也算视察？

3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召开。

3月25日，两会已接近尾声。全国政协会议安排最后一次大会发言，张维是最后一个发言。他从满清割让香港谈起，指出国耻未雪，如今海南又把洋浦32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香港）的土地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地价（9000万人民币）租给外国人，而且是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此举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几千字的发言，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掌声中，出席会议的海南同志面面相觑，太突然了，他们没有鼓掌，他们要求发言，但没有获得同意。

这次发言，安排在最后一次大会，又是最后一个发言，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刻意安排？天晓得！但，十分清楚的是，张维等人得到了支持，而海南的同志发言的权利却被剥夺了。

26日，张维发言的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推出了“北京专电”张维等五名委员，在全国政协大会上联合发言，对低价长期出租大片国土提出异议……。

这篇专电报导，立即传遍了全国。

就在那天早上，在部分委员下榻的香山饭店，有人发动签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制止批准海南开发洋浦的请示报告。其他政协

委员住地也有人鼓动，结果有 100 多名委员签了名。

新闻舆论的传播迅速又广泛，传到了港澳传到了大洋彼岸。

26 日，多家港报对张维的发言作了报导。

香港大公报的标题是：日商承包开发洋浦之议，张维表示反对，称涉及主权。

香港明报：琼洋浦拟租给日本，五政协委员反对，指外国租界地重现，势成新国耻。

日本报纸也开始报导。在美国一些亲台报纸也大做文章，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31 日，洛杉矶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发表题为“从事经济改革勿忘维护国格”的社论，攻击海南省引进外资开发洋浦是放弃领土主权来换钱的卖国行为。

3 月 30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肖丁的论坛文章。尤其是那位杂文作家林放发表“开门不要揖盗”的杂文，其无知与偏见，更是令人惊异。这篇文章写道：

“在中国人站起来以后，又将在本国领土上出现相当于旧北京三分之一面积的外国租界地：在即将收回香港、澳门的时候，竟然又要将中国大块土地租借给外国人。旧的国耻刚刚消雪，现在又添上这笔新的耻辱。”

“一大块土地，一租七十年，日本人拥有使用权。他们可以在这里创办日本本土所不许办的污染极为严重的工厂；他们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开妓院，开赌窟；他们可以在租借地设置情报所，咱们将怎么办？”

“二千元一亩的七十年租费，据一位有心人估计，只抵得南京路闹市租一个柜台的月租；半个香港那么大的七十年租费九千万元，只够建造一所高级宾馆。这个傻主意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但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帐问题。这首先是个国土主权与民族尊严的问题。这意味着把儿孙一辈的幸福抵押给外国人，我们怎能忍心

做出这类祸延子孙的事情呢？我至今还不相信在建国四十年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耻辱。而如果竟然有这等事，那么，借“开放”之名而干这类丧权辱国之事的人一定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去而受人唾骂，那是一定的！”

这些文章、点燃了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心中的怒火。

4月22日，上海外滩出现了数百名大学生打着“还我海南、且看海南下一步怎么走”的大横幅标语，沿途高喊口号。

《洋浦风波》暴发了！

来洋浦的大陆人走了，于元平先生走了。

洋浦人又静静的坐在家门口，等候着另一个机会的到来。

此时，许士杰正在参加全国人代会，在此危难时刻，一贯温良宽厚的他被震怒了，也感到事情很不简单。这场风波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凶猛，难道这五名委员有如此能量？他感到有一股强劲的暗流。

他经历多少暴风骤雨，艰难险阻，他都视之如浮云过空，虽然，这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凶险的恶浪，但他相信，真理在他一边。他拍案而起，准备反击。

他准备开记者招待会，以阐明洋浦开发的根据和必要性、可行性。但上边发话了：洋浦问题，不宜公开辩论。平等争论的机会没有了。从大局出发，他是能够接受的，记者招待会取消了。

他要秘书把开发洋浦的情由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夜里十点多钟，他驱车到王震副主席家，王震同志很快在报告中批示，洋浦地区3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仅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另一份报告送到杨尚昆主席手中，杨尚昆慨然允诺，保证把信交到邓小平同志手中。

4月6日，洋浦风波发生后的第十天，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专门解决两会未能解决的问题。终于等到这一天，6日上午，许士杰当着中央领导、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作

了发言。

他首先表示：“拥护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将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坚持贯彻执行。”

接着他说：“两会开得好，关于海南省的整顿治理初见成效方面的情况，我不汇报，只讲些在两会中没有讲，而又非讲不可的话，这些话，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反映海南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

不少政协委员反映，这次政协的大会发言，第一个发言是攻击开放改革。最后的发言是攻击海南省搞洋浦开发区成片承包开发是新国耻，涉及军事基地，有损中华民族的尊严，在这块土地上搞精神污染，建严重污染环境的工程。会议安排很巧，发言后就结束大会发言。海南的政协委员有意见，没安排发言，会议是一种声音，而不是中央要求的两种声音，我们不大理解。

会后，香港各家报纸发表了张维开发洋浦是新国耻的消息。日本各家报纸也发此消息。我们有意见，想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事实真相。后遵照国务院特区办和大会新闻组的意见，没开记者招待会，也不作回答，梁湘同志只在海南代表团上发了言，说明事实。

在4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授权给深圳有立法权时，有一位人大常委×××说：不能给深圳以立法权，地方权力大了不好，如海南的洋浦开发区，时间长，地价低。

上海的解放日报登了张维的发言，新民晚报4月2日发表一篇评论：《开门不要揖盗》说洋浦的开发是新国耻。推论为在我国土上让日本人办污染极为严重的工厂。可以开妓院，开赌场，设情报所，引狼入室，开门揖盗，这是祸延子孙，借开放之名而干丧权辱国之事，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而受人‘唾骂’。

这没有必要争论，因为无知不是论据，而怀偏见的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但，谣言既然架起了翅膀，有损海南的声誉，我有

必要加以说明。

一、必要性。海南资源丰富，但基础设施极为落后。要赶上先进地区，在十五年左右，要投入 2000 亿元，每年要投入 130 亿元，国家不可能给款，省不可能自筹，要靠外资。故党中央、国务院给政策，包括土地使用权可 70 年。只有成片承包开发，综合补偿，外商才愿意投资。

二、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或个人到外国购买土地、作房地产生意或企业，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行为，不涉及国家主权。有的不加任何条件，有的附有条件加以限制。我们出租的是土地使用权，而且有条件加以限制。

三、成片承包开发的对象。对象是香港的熊谷组，熊谷组是股份公司，于元平是辽宁人，占股份 17%，李嘉诚是广东人，占股份之 17%，三分之一的股份是在香港发股票，三份之一的股份是日本人。

四、成片开发的内容。没有出卖主权，①是投资者要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地方条例。涉及地下资源与水源的，要另行作规定。②是国家主权的公、检、法、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由海南省负责。更不用说军事，外交了。③是外资引进的项目，办企业，要按我们的政策、法规报批。有的鼓励，有的限制，有的禁止。④是规划要报海南省政府审批。我们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企业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五、使用权七十年，这是按中央、国务院给海南的权力。我们没有超越规定。土地转让要办手续，要收税。

六、地价。开发区虽近码头，但多是石头地，长仙人掌，耕地极少，每亩地 2000 元，但却带来了每亩地要投资 220 万元的人民币外汇，这些投资，大多数利益归海南收入。

七、面积。为何划这么大？这是项目的需要，45 万吨的乙烯联合企业，要地 15 平方公里，300 万吨的炼油厂要几平方公里，

还有 10 万大箱的玻璃厂，130 万千瓦的发电厂，以及水泥厂等。还有生活配套建设。

我们有缺点，要作自我批评。一是对那几位政协委员去海南时，我们主要领导没有当面对待，招待不周，得罪了人。二是国务院未审批，我们就讲了，登了报，说得有些，早些。”

许士杰半个小时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田纪云副总理说：“洋浦的做法，符合已修改了的宪法，也符合国务院给海南的政策条文。土地有偿出让，成片开发七十年是有根据的，不能给人戴上卖国的帽子”。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说：“海南这样做没有什么错嘛！上海也打算这么搞。”

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说：“这样做有好处，天津也要搞有偿出让，让外国人成片开发土地，我们自己没有钱开发嘛，如果国家能拨这笔钱当然好罗。”

最让许士杰和海南省的干部兴奋的是：1989 年 4 月 28 日，邓小平同志对开发洋浦问题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必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迅速齐全”。

“决策正确，机会难得，事不宜迟”。多么鲜明的态度。身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海南大特区面临困难之际，高瞻远瞩、分析众议、为被诬为丧权辱国的海南省领导撑腰，壮胆、怎不令人激动、振奋。

尽管小平同志有明确的批示，但有人又提出“熊谷组不是实力很强的财团，我们不能把土地一次全批给他们，要以项目带土地，项目有很大，需要土地多少批多少”。

提出这个意见的人那里知道，香港熊谷组与日本熊谷组虽有控股关系，但彼此却是独立的经济法人，香港熊谷组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中国人手里。